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三十九 四至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檢討臣錢世錫

謄錄監生臣王尚珏

文忠集卷三十四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三十四

墓誌五首

尚書駕部員外郎致仕薛君墓誌銘并序

尚書駕部員外郎致仕薛君諱長孺字元卿絳州正平人也贈太傅諱温瑜之曾孫殿中丞贈太師諱化光之

孫右班殿直贈左驍衛大將軍諱睦之子尚書戶部侍郎贈司空簡肅公兄之子薛為絳大族簡肅公為時名臣君為薛氏良子弟少用簡肅公廕補郊社齋郎將作監主簿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衛尉大理寺丞太子右贊善大夫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一作左三員外郎歷知趙州臨城縣通判漢湖滑三州知彭州坐斷獄降監陽武縣稅會簡肅公夫人薨葬于絳州即起君知州事以辦葬歲滿通判成都府未行遂以疾致

仕居于許州之郾城嘉祐六年七月丙午以卒享年六十有一歲君在漢州州兵數百殺其軍校燒營以為亂君挺身徒步自壞垣入其營中以禍福語亂卒曰叛者立左脅從者立右於是數百人者皆趨立於右獨叛者十三人亡去州遂無事明年蜀大饑令韓丞相安撫兩川獨漢人不甚殍賜詔書奬諭其在絳也曰絳吾鄉里也長老乃吾父師子弟猶吾子弟也為立學置學官以教之為政有惠愛絳人大悅君為人謹默淳質平居似

不能言而其臨事如此先娶李氏早亡後娶董氏封范陽縣君子男二人長曰延永興軍醴泉縣主簿次曰通蔡州司戸叅軍孫男曰震孫女三人以治平三年二月乙酉葬于絳州正平縣清原一作源鄉周村原將葬其女弟之夫歐陽修為之銘曰

維聖有言兮仁勇而壽壽胡不多兮勇則信有為政鄉州兮稱于長老匯車來歸兮鄉人奔走遺思在人兮刻銘不朽

國子博士薛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良孺字得之姓薛氏絳州正平人也少孤育於其叔父是為簡肅公以公廕為將作監主簿太常寺奉禮郎大理評事將作監丞大理寺丞遷太子右贊善大夫殿中丞嘗知秦州清水縣縣雜蕃夷君為簡其政令示之必信蕃夷畏愛歲滿罷去人甚思之其後簽書通利軍判官公事與其軍守爭事坐停官久之復為殿中丞遷國子博士監陳州清酒務嘉祐八年二月甲午以疾卒

于官舍享年四十有六宋興百年薛姓五顯而簡肅公以清德直節聞故其家法嚴而子弟多賢材君為人開爽明秀幼為簡肅公所愛若已一作過其子長工書作歌詩嘗一舉進士不中以蔭補例監庫務無所施其能一為民政遂有聲平居喜飲酒談笑與其親戚朋友驩然未嘗有怨惡其在通利與其軍守所爭皆公事既廢無慂色至卒窮以死豁如也嗚呼可哀也已曾祖贈太傅諱溫瑜祖贈太師諱化光父右班殿直贈左驍衛大將軍

諱睦君娶張氏故樞密直學士逸之女封仁壽縣君先君二歲而卒子男一人曰遜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王正甫次適太常寺太祝王端甫次尚幼治平三年二月乙酉其孤遜舉其喪合葬于絳州正平縣清原（一作源）鄉周村原將葬廬陵歐陽修曰余薛氏壻也與君遊而賢其人宜有以哀之乃爲之銘曰

維古才子兮出于名族嗟吾得之兮既哲而淑有能不施兮不避以趣卒困于艱兮泰乎自足絳水深長兮山

岡起伏利我後人兮安于吉卜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并序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為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為時無不可為為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

其言吾言用功利施于天下不必出乎已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一作忌諱)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一有欲字)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

生世為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為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為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歷聖

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别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竒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閒居徂徠後官于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為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為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為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

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為言曰學者學為仁義也一有仁急於利物義果於有為十字惟忠能忘其身惟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已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為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歳餘杜祁公

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于徂徠以慶歷五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為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没妻子凍一作寒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一無此字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

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遒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爲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一作愈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一有亦云二字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一作趙郡蘇明允墓誌銘并序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

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一無此二字久矣當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于世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雄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温温似不能言及即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間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

子也曾祖諱祐祖諱杲父諱序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

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一作精粹涵蓄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横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慤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為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初修為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禄與陳州項

城縣一作北字令姚闢同修禮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禄寺丞勑有司具舟載其喪歸于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為殿中丞直史館轍權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遲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汩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

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吉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葬于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又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蘇顯唐世實欒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銘

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傅胡公諱宿字武平其先豫章人也後徙常州之晉陵世有隱德為晉陵著姓公舉進士中天聖二年乙科為真州揚子尉縣大水漂溺居民令不能救公曰拯溺吾職也即率公私舟活數千人歲滿調廬州合淝主簿張丞相士遜稱其文行薦諸朝召試學士院為館閣校勘與修北史改集賢校理通判宣州三遷太常博士判吏部南曹賜緋衣銀魚一有出字知湖州為政有惠愛築石塘百里捍水患大興學校學者

盛於東南自湖學始公丁毋夫人憂去兩州人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學者為公立生祠于學中至今祠之公居喪毀瘠過禮三年不居于内服除為三司鹽鐵判官轉尚書祠部員外郎判度支局院知蘇州兩浙路轉運使召還修起居注以本官知制誥兼勾當三班院已而兼判吏部流内銓入内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驚乘輿斥出為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未幾召復故職公封還辭頭不草制論曰衛士之變蹤跡

連懐敏得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
久之拜公翰林侍讀學士遷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判
館事兼端明殿學士累遷尚書左司郎中兼知通進銀
臺司審刑院羣牧使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醴泉宫判尚
書禮部遂判都省再知禮部貢舉奉使契丹館伴北朝
人使亦皆再而虜人嚴憚之公為人清儉謹黙内剛外
和羣居笑語讙譁獨正容色温温不動聲氣與人言必
思而後對故其涖官臨事慎重不輙發發亦不可回止

而其趣要歸於仁厚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公以為養廉恥厚風俗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事一作法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朝廷嘉其言是至今行之皇祐新樂成議者多異論有詔新樂用於常祀朝會而郊廟仍用舊樂公言書稱同律而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一作遂用而新樂未施於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皆不可一作遂不行近制

禮部四歲一貢士議者患之請更為間歲議已定公獨以為不然曰使士子廢業而奔走無寧歲不如復用三歲之制也衆皆以公言為非行之數年士子果以為不便而卒用三歲之制仁宗久未有皇子羣臣多以皇嗣為言未省公以學士當作青辭禱嗣一作祠于山川即建言儲位久虛非所以居安而慮危願擇宗室之賢者立之以慰安天下之心語甚切至公學問該博兼通陰陽五行天人一作文災異之說南京鴻慶宮災公以為南京

聖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主于商丘國家秉火德而王者也今不領於祠官而比年數災宜修火祀事下太常歳以長吏奉祠商丘自公始慶歴六年夏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尤甚公以歳推之曰明年丁亥歳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子而極於亥然陰猶彊而未即伏陽猶微而未即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今西北二虜中國之陰也宜為之備不然必有内盜起於河朔明年王則以貝州叛公又以為登

萊視京師為東北隅乃一作易良少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氣損泄故陰乘而動縣官入金歲幾何小利而大害可即禁止以寧地道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宫災是歲冬至祀天南郊以三聖並配明年大旱公曰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詔其後并州議建軍為節鎮公以星土考之曰昔高辛氏之二子不相能也堯遷閼伯於商丘主火而商為宋星

遷實沉於臺駘主水而參為晉星國家受命始于商丘
王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為晉地參商仇讎
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偽并最後服
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謂宜如舊制公在
翰林十年多所補益大抵不為苟止而妄隨故其言或
用或不用或後卒如其言然天子察公之忠欲大用者
久矣嘉祐六年八月拜公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公既慎
靜而當大一作重任尤顧惜大體而羣臣方建利害多更

張庶事以革弊公獨厭之曰變法古人一作今之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又以為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禦邊陲者謹為備而已今三邊武備多弛牧馬著虛名於籍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州宜分為二路以禦敵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城寨主吏之職朝廷宜守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隳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為功在位六年其論議類皆如此英宗即位拜一作遷給事中治平

三年累上表乞致仕未（一作不）允久之拜尚書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杭州為政不畧細故或謂大臣不宜自勞公曰此民事也吾不敢忽以是民尤愛之明年今上即位遷左丞五月公以疾告遂除太子少師致仕命未至而公以六月十一日薨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三（一作二）即以其年十一月某日葬于某州某縣某鄉之某原（一作常州晉陵縣萬安鄉之隆亭）公之曾祖諱持累贈太傅曾祖妣歐陽氏追封晉陵郡太夫人祖諱緻累贈太師祖妣楊氏追

封華陰郡太夫人余氏嘉興郡太夫人余氏丹陽郡太夫人龔氏武陵郡太夫人父諱霖累贈太師兼中書令妣沈氏追封東陽郡太夫人貝氏南陽郡太夫人李氏金城郡太夫人公累階光禄大夫勲上柱國開國安定爵公食邑二千八百户食實封四百户賜推誠保德翊戴功臣初娶吳氏追封蘭陵郡夫人再娶何氏封南康郡夫人子男五人長曰宗堯今為都官員外郎次曰遵路早卒次曰宗質國子博士次曰宗炎著作佐郎次曰

宗厚祕書省正字早卒女四人皆適士族孫志修太常寺太祝行修守祕書省校書郎簡修試祕書省校書郎世修德修安修奕修慎修益修公自一無此字為進士知名于時楊文公億得其詩題于祕閣歎曰吾恨未識此人其舉進士也謝陽夏公絳薦公為第一公名以此益彰而謝公亦以此自負少甞善一浮屠其人將死謂公曰我有祕術能化瓦石為黄金子其葬我我以此報子公曰爾之後事吾敢不勉祕術非吾欲也浮屠曰子之志

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顯常如布衣時有文集四十一有一字卷銘曰

允矣胡公順外剛中惟初暨終一德之恭公之燕居其氣溫溫舉必可法思而後言公在朝廷正色侃侃蔚有嘉話一作謀憂深慮遠不迎利趨不畏勢反有或不從後必如之久一作多而愈信一作篤孰不公思侍從之親樞機之密名望三朝清職峻秩愷悌之仁一作化宜國黄耇七十而止孰云多壽惟善在人刻銘一作知名不朽

文忠集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三十五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三十五

墓誌三首 碣一首附

永州軍事判官鄭君墓誌銘

鄭君諱平字某衡州衡陽人也少倜儻有大志舉進士中天禧三年甲科為郴州軍事推官監潭州茶場坐茶

惡免官久之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連州陽山縣為道州軍事推官丁母憂服除調永州軍事判官監衡州茭源銀冶以疾去官慶歷三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一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曾祖諱某永州祁陽令祖諱某江寧府建寧縣令父諱某道州軍事判官君娶孫氏贈尚書工部侍郎冕之女子男六人絢總紀經維綬絢早卒總舉進士出身亦早卒孫七人皆幼君世仕不顯少孤而貧夫人某氏賢母也教其三子以學皆

有立君與其兄本弟革皆舉進士及第君初監茶場茶實不惡上官挾他事以罪中之君不自辯竭其貲以償解官而去無慍色及為陽山有善政民甚愛之其既以疾廢慨然歎曰吾少力學而不幸廢以疾吾終不用於時矣安事空言哉即取其平生所為文藳悉焚之嗚呼君之志可哀也已自三代詩書已來立言之士多矣其始無不欲其言之傳也而散亡磨滅泯然不復見於後世者何可勝數或暫見而終沒或其言雖傳而其人不

為世所貴者有矣惟君子有諸躬而不可揜者不待自言而傳也君之不欲見於空言其可謂善慮於無窮者矣其志豈不遠哉雖然君之志既不自見於言而宜有為之著者銘所以彰善而著無窮也乃為之銘曰

夫惟自信者不疑知命者不惑故能得失不累其心喜愠不見其色嗚呼鄭君學幾於此斯可謂之君子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公諱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天聖八年舉進士甲

科為漳州軍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館閣校勘慶歷三年以祕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兼修起居注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一日元昊叛師久無功天子慨然厭兵思正百度以修太平既已排羣議進退一作用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遇之甚寵公以材名在選中遇事感激無所回避一有於是權倖畏斂不敢撓法干政而上得益與大臣圖議明年屢下詔書勸農桑興學校革弊修廢而天下悚然

知上之求治矣於此之時言事之臣無日不進見而公之補益為尤多四年以右正言直史館出知福州以便親遂為福建路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以為利為公立生祠于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丁父憂服除判三司鹽鐵勾院復修起居注令參知政事唐公介時為御史以直言忤旨貶春州別駕廷臣無敢言者公獨論其忠人皆危之而上悟意解唐公得改遂復召用皇祐四年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判流內銓御

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適罷臺職除他官公還封辭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必皆封還之而上遇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帔以寵之至和元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三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幾復知泉州公為政精明而世（一作於）閩人（一有尤字）知其風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而變民之故除其甚害往時閩人（一作士）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

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公為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公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屠會賔客以盡力豐侈為孝否則深自愧恨為鄉里羞而姦民游手無頼子幸而貪飲食利錢財來者無限極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亡秘不舉哭必破産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乗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責終身困不能償公曰弊有大於此耶即下令禁止

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絶之然後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閩人大便公既去閩人相率詣州請為公立德政碑吏以法不許謝即退而以公善政私刻于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嘉祐五年召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三司開封世稱省府為難治而易以毀譽居者不由以遷則由以敗而敗者十常四五公居之皆有能名其治京師談笑無留事尤喜破姦有

發隱吏不能欺至商財利則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完而上給下曁百司因習蠹弊切磨剗剔久之簿書纖悉紀綱條目皆可法七年季秋大享明堂後數月仁宗崩英宗即位數大賞賚及作永昭陵皆猝辦於縣官經費外公應煩愈閒暇若有餘而人不知勞遂拜三司使居二歲以母老求知杭州即拜端明殿學士以往三年徙南京留守未行丁母夫人憂明年八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六蔡氏之譜自晉從事

中郎克以來世有顯聞其後中衰隱德不仕公年十八以農家子舉進士為開封第一名動京師後官于閩典方州領使一路二两一作親尚皆無恙閩人瞻望咨嗟不榮公之貴而榮其父母母夫人尤有壽年九十餘飲食起居康彊如少者歲時為壽母子鬢髮皆皤然而命服金紫煌煌如也至今閩人之為子者必以夫人祝其親為父母者必以公教其子也公以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為位以哭盡哀乃止嘗會飲會靈東園坐

客有射矢誤一有中傷人者客遽指為公矢京師喧然事既聞上一又有上字以問公公即再拜媿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公為文章清遒粹美有文集若干卷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為人書故其殘章斷藳人悉珍藏而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勑公書則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公累官至禮部侍郎既卒翰林學士王珪等十餘人列言公賢其亡可惜天子新即位未及識公而

聞其名久也為之惻然特贈吏部侍郎官其子旻為秘書省正字孫傅一作傅及弟之子均皆守將作監主簿而優以賻卹以旻尚幼命守吏助給其喪事曾祖諱顯皇不仕祖諱恭贈工部員外郎父諱琇贈刑部侍郎母夫人盧氏長安郡太君夫人葛氏永嘉郡君子男三人曰匀將作監主簿曰旬大理評事皆先公卒幼子旻也女三人一適著作佐郎謝仲規二尚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莆田縣某鄉將軍山銘曰

誰謂閩遠而多奇産産非物寳惟士之賢嶷嶷蔡公其人傑然奮躬當朝讜言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益一作闕閭歸于閩有政在人食不畏蠱喪不憂貧疾者有醫學者有師問誰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墳有拱其木凡閩之人過者必肅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公諱敞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為吉州臨江人自其皇祖以尚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為名家其後多聞人至公而

益顯公舉慶歷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蔡
州丁外艱服除召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判
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尚書考功於是夏英公既薨天子
賜謚曰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謚者有司之事
也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
疏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為更其謚曰文莊公曰姑可以
止矣權判三司開拆司又權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至
和元年九月召試遷右正言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

還宫苑使領觀察使意不㡌退而愠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其山川道里契丹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一有古字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契丹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媿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其俗不識以一有為字問公曰此所謂駮

也為言其形狀聲音皆是契丹益歎服三年使還以親
嫌求知揚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
安撫使居數月召還糺察在京刑獄修玉牒知嘉祐四
年貢舉稱為得人是歲天子卜以孟冬祫既廷告丞相
用故事率文武官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古
也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羣臣毋得以請迨今二十年無
所加天下皆知甚盛德奈何一旦受虛名而損實美上
曰我意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羣臣請而禮官前祫請祔

郭皇后於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别廟者請毋合食事下議議者紛然公之議曰春秋之義不薨于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薨按景祐之詔許復其號而不許其謚與祔謂宜如詔書又曰禮於祫未毀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來用之傳曰喪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公言公既驟屈廷臣之議議者已多仄目既而又論吕溱過輕而責重與臺諫異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不容于時矣會永興闕守因自請行即拜翰林

侍讀學士充永興軍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右族豪猾難治猶習故都時一無此字態公方發大姓范偉事獄未具而公召由是獄屢變連年吏不能決至其事聞制取以付御史臺乃決而卒如公所發也公為三州皆有善政在揚州奪發運使冐占雷塘田數百頃予民民至今以為德其治鄆永興皆承旱歉所至必雨雪蝗蝻飛去歲用豐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盜賊禁止至路不拾遺公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下至

天文地理卜醫數術浮屠老莊之說無所不通其為文章尤敏贍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公方將下直為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公知制誥七年當以次遷翰林學士者數矣久而不遷及居永興歲餘遂以疾聞八年八月召還判三班院太常寺公在朝廷遇事多所建明如古渭州可棄孟陽河不可開樞密使狄青宜罷以保全之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規切人主直言逆耳至於從容

進見開導聰明賢否人物其事不聞于外廷者其補益尤多故雖不合於世而特被人主之知方嘉祐中嫉者衆而攻之急其雖危而得無害者仁宗深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讀不專章句解詁而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尤竒其材已而復得驚眩疾告滿百日求便郡上曰如劉某者豈易得也復賜以告上每宴見諸學士時時問公少間否賜以新橙五十勞其良苦疾一有久字少間復求外補上悵然許之出知衛州未行徙汝州治

平三年召還以疾不能朝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熈寧元年四月八日卒于官舍享年五十嗚呼以先帝之知公使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翰林學士而止哉方公以論事忤於時也又有構為謗語以怒時相者及歸自雍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未及而公病遂止於此豈非其命也夫公累官至給事中階朝散大夫勲上輕車都尉開國彭城爵公邑户二千一百實食者三百曾祖諱珙贈大理評事祖諱式尚書工部員

外郎贈户部尚書考諱立之尚書主客郎中贈工一作禮

部尚書公再娶倫氏皆侍御史程之女前夫人先公早

卒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長定國郊

社掌座早卒次奉世大理寺丞次當時大理評事次安

上太常寺太祝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韓宗直二尚幼

公既卒天子推恩録其兩孫望旦一族子安世皆試將

作監主簿公為人磊落明白推誠自信不為防慮至其

屢見侵害皆置而不校亦不介于胷中居家不問有

無喜賙宗族既卒家無餘財與其弟放友愛尤篤有文集六十卷其為春秋之説曰傳曰權衡曰説例曰文權一無三字曰意林合四十一一無此字卷又有七經小傳五卷弟子記五卷而七經小傳今盛行於學者二年十月辛酉其弟放與其子奉世等葬公於某所一作葬公祥符縣魏陵鄉祔于先塋以來請銘乃為之銘曰

嗚呼維仲原父學彊而博識敏而明坦其無疑一以誠見利如畏義必爭觸機履險危不傾畜大不施奪其齡

惟其文章粲日星雖欲有毀知莫能維古聖賢皆後亨
有如不信考斯銘

零陵縣令贈尚書都官員外郎吳君墓碣銘并序

君諱舉字大冲姓吳氏興國軍永興人也曾祖諱瑗祖
諱章父諱思迴五代之際自江以南為南唐吳氏亦微
不顯君當李煜時以明經為彭澤主簿太祖皇帝召煜
來朝煜不奉詔遣曹彬討之前鋒兵破池陽遣使招降
郡縣使者至彭澤其令欲以城降君以大義責之且曰

吾能為李氏死爾乃共殺使者為煜守煜已降君為游兵執送軍中主將責以殺使者君曰固當如是爾主將義而釋之當是時嘗仕煜者皆隨煜至京師得復補吏君獨棄去不顧太平興國二年詔求李氏時故吏所在敦遣君始至京師以為鄆州平陰主簿歷益州成都令陜州録事參軍襄州之宜城洋州之真符福州之連江楚州之鹽城耀州之同官最後為零陵令以祥符九年八月二十六日道卒于揚州享年七十有六夫人伏氏

能讀書史有賢行後君十有四年以卒享年八十有二子男二人長曰覘早卒次曰中復今為起居舍人以景祐三年十有一月甲子合葬君夫人于南康軍都昌縣之長城君學春秋通三傳其臨大節知所守當五代時僭竊分裂喪君亡國不勝數士之不得守其節與不能守者世皆習而不怪君于此時獨區區志不忘李氏其義有足動人然而亦無為君道者考君之出處自重不妄宜其世莫之知而潛德晦善顯於後世克有賢子為

時名臣君以子恩累贈尚書都官員外郎考於令品又得碣于其墓以昭令德而示子孫於是史官廬陵歐陽修曰此余職也乃為之辭曰

世逢屯兮廉恥道缺中國五禮兮九州分裂朝存夕亡兮士莫守節昧者習安兮懦夫志奪偉哉呉君兮凛矣其烈世莫我知兮不妄自伐有韞必昭兮後世而發嗚呼呉君兮寓銘斯碣

文忠集卷三十五

文忠集卷三十六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三十六

墓誌七首 碣一首附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慶歷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内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一有諾之二字

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為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為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一作八）年而卒卒之夕斂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一作處之怡然）其治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一作至）豐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庳陋而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怡（怡一作從容）以和吾窮於世久

矣一有不惟信於聖人以自守九字 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屛竊聽之間則盡能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說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儁豈其屈已下之耶惟以道德一作得焉故合者尤寡一無此十七字今與是人飲而歡耶是歳南方旱仰見飛蝗而

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為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居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一作類此嗚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没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為可貴殁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勤也若此予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其年七月七日卒于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

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潤州之某鄉某原銘曰高崖岸一作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雖歸一作土兮魂氣則升一作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為安

萬壽縣君徐氏墓誌銘并序

河東都轉運使天章閣待制施君卜以慶歷五年三月某日葬其夫人萬壽縣君于蘇州吳縣三讓鄉之陸公原以來請銘夫人姓徐氏世家通州之靜海七歲喪其

母哀不自勝泣曰母女所恃以生者也無母其復能生
因欲投水火（一無火字）其父兄力止之既長事其繼母則以
孝聞年若干歸于施氏逮事其姑紉縫烹飪必以身蚤
暮寒暑飲食必以時姑亡哀毀得疾逾年而後能起生
五男一女男曰邈舉進士某官知開封府太康縣曰述
曰造皆將作監主簿曰迥曰遜尚幼女曰錦娘慶歷三
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于河東之官舍享年四十有三
夫人之生也事其繼母及姑皆稱曰孝及其歿也其夫

之稱曰吾妻助我而賢其子之幼者曰吾母慈我其長者之稱曰吾母不以愛怠一作殆我而以成人勗我使我至於有成凡施氏外内婚姻宗族之稱者曰夫人遇我有禮而仁至于妾媵左右之稱者亦曰夫人於我仁而均嗚呼夫人之行至矣其動而有法其施之各有宜可謂賢也已若夫男子見於外其善惡功過可舉而書至於婦德主内自非死節殉難非常之事則其幽閒淑女之行孰得顯然列而誌之以示後惟視其所稱與其所

思則其賢可知矣施君名昌言一無此三字有以明識敏行守正敢言達於當世其稱曰助我則夫人之賢又從可知矣二十八字夫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以尚書都官員外郎致仕夫生而其善可稱未若沒而遺思之深也悲夫銘曰

於惟夫人東海之華始來施氏有此室家為婦為母勤孝勞劬有女昔褓今婉其裾子綬煌煌弟長相趨夫爵之高榮及親疎厥家已成而獨不居千里之遠歸魂東吳銘以哀之已矣嗚呼

長沙縣君胡氏墓誌銘 并序

故太子中舍張君諱某之夫人曰（一無此字）長沙縣（一有太字）君（一有曰字）胡氏胡氏世為某（一作世某郡某縣）人父諱震官至刺史夫人年二十七以歸中舍君君時為融州司理參軍歷潭州寧鄉縣尉鳳州兩當福州寧德二（一作兩）縣令以卒夫人之為婦也以勤儉恭肅主張氏之祭饋而睦其內外之宗姻生子（一無此字）男二人女一人男曰大年大有皆舉進士（一無此四字）大年今為鄭州原武縣令大有秘書丞

女適邵陽縣令錢奕夫人之為母也以禮義慈嚴教育其子故其一無此字男也有成而克嗣其世女也適於人而宜人之家為婦為母之道無不備而成其夫之家享其子之禄以某年某月某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五又用其子之恩追封長沙縣一有太字君嗚呼一有夫人二字可謂榮矣中舍君先以一無此二字某年某月日卒葬于某州某縣某鄉夫人一無此二字以某年某月某日一有奉夫人之喪合葬于中舍君之墓銘曰

婦德之備功施也一作于內銘昭其幽以法後世

長壽縣太君李氏墓誌銘

太中大夫尚書屯田郎中上柱國王公諱利之夫人曰李氏李氏世家湖南其父諱昭文官至國子博士贈工部侍郎夫人年二十二歸于王氏用夫封隆平縣君後以其子從封長壽縣太君夫人為李氏女事後母以孝及為王氏婦一有以事父母者五字逮一無此字事其舅姑其舅姑嘗稱夫人以誡諸婦曰事我者當如此又以誡其諸女曰

為人婦者當如此其為母也有三男三女及其老也鼎為職方員外郎震太子中舍復太常博士三子者皆有才行而復尤好古有文聞于當世女皆有歸孫男六人曰夷仲曰虞仲曰于仲曰南仲曰武仲曰延仲女五人一亦歸人矣餘尚幼夫人享年八十有六以慶歷七年七月十日終于京兆子復之官舍用明年二月十七日合葬于河南洛陽大樊原王公之墓夫人於王氏積行累功其德備矣不可以徧書一作夫人之德可謂備矣書其舅姑之

所嘗稱者以見其為婦之道書其子之賢而成立以見其為母之方書其子孫之衆壽考之隆以見其勤于其家至于有成而終享其福之厚嗚呼於夫人無不足矣而其子若孫皆曰未也謂必有以示永久而不泯（一有者字）庶幾以慰無窮之哀乃來請銘以葬其子之友廬陵歐陽修為之銘曰

家成于勤德隆以壽歸安其藏以昌厥後

廣平郡太君張氏墓誌銘（幷序）

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贈禮部尚書號畧楊公之夫人曰廣平郡太君張氏其先青州人後徙為開封人也楊公諱大雅以文行知名於時號有清節夫人佐公以勤儉治其家教子弟和宗族皆有法公以明道元年四月某日薨後二十有四年至和二年六月某日夫人以疾卒于高郵以嘉祐元年十二月某日葬于杭州錢塘縣履泰鄉湖西村靈隱山祖塋之西夫人曾祖嗣當五代之亂不顯祖平舉三禮太宗皇帝為晋王署平押

銜為人剛果有智謀以此尤見親信官至三司鹽鐵使
父從古莊宅副使景德中以殿直從李繼隆軍擊契丹
繼隆戰敗從古入見陳繼隆所以敗之狀其言甚辯稱
旨會宜州蠻叛乃以從古為供奉官守宜州從古招降
叛蠻秩滿罷去以内殿崇班馮勵代之蠻復叛攻宜州
斬勵而去告邊吏曰得張侯守宜州我則聽命即復遣
從古守宜州凡七年蠻無事從知澧州而宜州人陳進
反攻嶺南驛召從古以為巡撫副使與賊戰象州斬首

萬餘級已破進留宜州以疾卒宜人為立廟于州北韓婆嶺慶歷中蠻賊區希範攻宜桂轉運使杜杞禱兵于廟下更其名曰制勝嶺至今宜人祠之蓋楊氏自漢以來世有令譽迨公千餘歲常有顯人而張氏威烈信于一方楊氏以德張氏以功合二族之美而夫人為淑女為賢婦母享年六十以壽終公先娶漳南縣君張氏生子二人曰洎虞部員外郎曰濬殿中丞女三人長適國子博士袁戍師次大理寺丞李嚴次殿中丞温嗣良夫

人生子男四人曰泳大理寺丞曰漸奉禮郎曰沆太子中舍曰渢衛尉寺丞有女一人歸于修女之適李氏者今封武原縣太君餘女及濬泳漸皆先夫人而亡孫男十四人嗚呼惟德與功與賢法皆宜銘銘曰

有邑清河遂開其邦又從南陽皆以夫榮後用子封京兆廣平宜其夫子有淑其聲子孫之思考德有銘

渤海縣太君高氏墓碣

故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陽夏公之

夫人姓高氏宣州宣城人也父諱惠連官至兵部郎中母曰廣陵縣君勾氏陽夏公諱絳娶謝氏夫人有子曰景初景温景平景回女一早卒次適上虞縣令王存次適大理寺丞李處厚次若干人未嫁寶元二年陽夏公卒于鄧州以某年八月某日葬于某所後若干年夫人隨其子某官于某州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官舍遂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于公之墓夫人初以夫封文安縣君後以其子封渤海縣太君謝氏世為名族而陽夏公

尤顯聞於時初公與予俱官于洛陽而公之父太子賔客諱濤尚無恙其子景初景温方為童兒景平始生二三女子皆幼予曰至其家進拜賔客見其鬢髮垂白衣冠肅潔貌厚而氣清壽考君子也退而與陽夏公遊見其年壯志盛偉然方為一時名臣而諸儒女子戲嬉罇席之間者皆頴發而秀好於是時夫人以孝力事其舅為賢婦以柔順事其夫為賢妻以恭儉均一教育其子為賢母後二三年賔客薨于京師又五六年陽夏公卒

于鄧又十餘年景初景温景平皆以進士及第景初為其官景温其官景平其官夫人於其舅與夫為婦之禮備於其子立家之道成享年若干以卒嗚呼予始銘賔客又銘陽夏公今又書夫人之事于碣殆見謝氏更一世矣其其為之書也宜得其詳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太常丞致仕吳君之夫人曰北海郡君王氏濰州北海人也皇考二字一作父諱汀舉明經不中後為本州助教夫

人年二十三歸于吳氏天聖元年六月二日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七夫人為人孝順勤儉自其幼時凡於女事其保傅皆曰教而不勞組紃織紝其諸女皆曰巧莫能及其歸于吳氏也其母曰自吾女適人吾之內事無所助而吳氏之姑曰自吾得此婦吾之內事不失時及其卒也太常君曰舉吾里中有賢女者莫如王氏於是娶其女弟以為繼室而今夫人戒其家曰凡吾吳氏之內事惟吾女兄之法是守至今而不敢失夫人有賢子曰

奎字長文初舉明經為殿中丞後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有對策二字今為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夫人初用子恩追封福壽一作昌縣君其後長文貴顯以夫人為請天子曰近臣吾所寵也有請其可不從乃特追封夫人為北海郡君長文號泣頓首曰臣奎不幸竊享厚禄不得及其母而天子寵臣以此俾以報其親一有雖然二字臣奎其何以報當是時朝廷之士大夫吳氏之鄉黨鄰里皆咨嗟歎息曰吳氏有子矣嘉祐四年冬長文請

告于朝將以明年正月丁酉葬夫人于鄆州之魚山有一女三人孫男女九人曾孫女二人銘曰以書來乞銘五字　夫人生三男曰奎奄胄今夫人生一男曰參奎顯矣奄早亡胄與參仕方强以一子榮一鄉生雖不及歿有光孫曾多一作已有後愈昌

長安郡太君盧氏墓誌銘

長安郡太君盧氏尚書刑部侍郎蔡公諱琇之夫人端明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襄之母也以治平三年十月

某日卒于杭州之官舍享年九十有二嗚呼可以為壽矣夫壽者洪範所謂五福也福者百順之名也故離之雖為五必合而不闕其一然後為福之備也葢五者其一在人曰德而其四在天必有其一於己然後能致其四而有諸已者或厚或薄故其所致亦有備有不備焉夫老而貧且病者是人之所哀非福也壽且富康而無德以將之謂之賊與不仁非福也三者具而又有德而死非其命者謂之不幸非福也故曰必不闕其一然後

為福之備者惟夫人有之夫人在父母家奉其親以孝其歸于蔡氏也其舅姑老事之如其親其歸寧於父母也能使其舅姑不見三日必涕泣而思其事長慈幼旣儉且勤久而宗族和鄉黨化其亡也廬自餘杭至里閭親戚哭之往往有過乎哀者問之皆曰夫人於我有德而人人各有述焉嗚呼可謂賢也已夫人生四子其三皆早卒而端明君第二子也獨顯赫為時名臣自為諫官知制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三司使間出知泉福二

州福建路轉運使出入清要光華寵榮以為其親之養而夫人享此者葢三十有六年端明君已顯貴天子嘉之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於是有冠帔之錫夫人平生少疾病雖老而耳目聰明食生飲寒如壯者晩從端明君于杭州極東南富麗海陸之珎竒以為娛樂之奉而奄然以其壽終其於五福可謂不闕一矣方夫人之盛時凡為人子者舉觴壽其親莫不以夫人為祝而不幸禜不及養者必仰天怨吁謂溥厚不均以不得如

夫人為恨盖不知夫有諸己者厚故能致其福之備也

夫人泉州惠安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

其三子早卒者曰丕不及仕曰高太康縣主簿曰奭福

州司戶參軍女二人皆適士族孫六人曾孫三十餘人

嗚呼盛矣蔡氏之後其又將大興乎銘者所以昭德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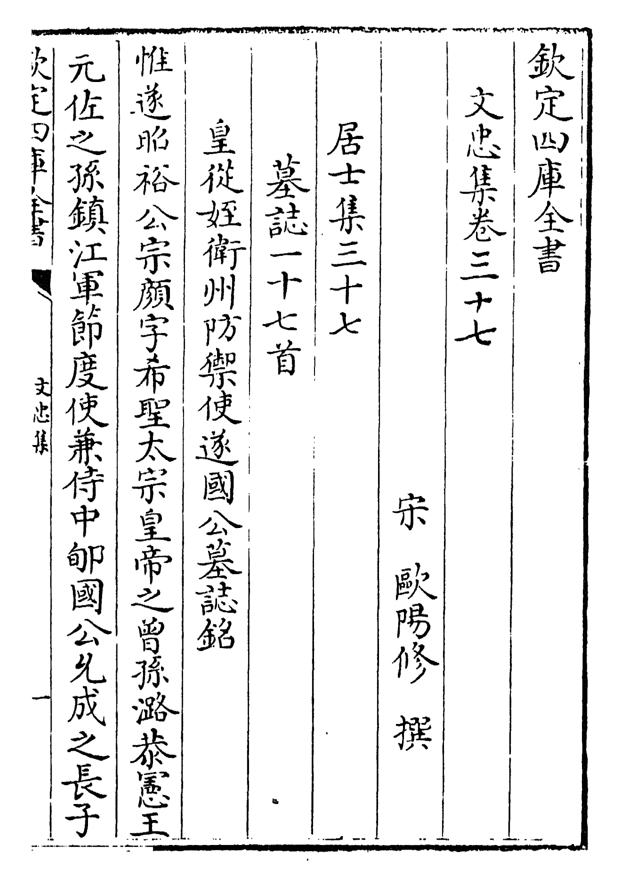
示後也於是端明君之友人廬陵歐陽修為之銘曰

維治平四年十有一月某日孤子襄祔其母夫人盧氏

于先君之墓其縣仙遊其里慈孝其岡半井其固其安

其千萬年之永

文忠集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三十七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三十七

墓誌一十七首

皇從姪衛州防禦使遂國公墓誌銘

惟遂昭裕公宗顏字希聖太宗皇帝之曾孫潞恭憲王元佐之孫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郇國公允成之長子

初除西頭供奉官歷內殿崇班禮賓崇儀副使六宅使改左屯衛大將軍封州刺史遷左金吾衛大將軍領復州團練使左衛大將軍領鄆州防禦使拜衛州防禦使公好學通王氏易喜為詩藏書數萬卷性聰敏多能至於琴奕之藝佛老之說所學必通履行修謹未嘗有過失每燕見侍上讀易賦詩數賜器幣詔書襃美嘗召宴太清樓賦祼玉詩為諸皇子第一上尤嘉賞賜繒綵二百段有詩集十卷至和二年九月壬戌以疾薨享年四

十有八初其疾也上遣中貴人押國醫治之既甍輟視朝一日勅有司具駕將視其喪以雨不克遣中貴人厚加賻卹乃贈昭信軍節度使太常考行謚曰昭裕權厝于東法濟寺夫人太原郡君郭氏燕王從義之裔孫子男三人長曰仲連右千牛衛將軍次曰仲丹仲𤪌皆太子右内率府副率早卒女四人長適左侍禁潘若旦今亡次適内殿承制閤門祗候郭士選次一作其二一有亦字亡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銘曰

學而通行益修中充實外譽優見於言帝所褒雖不克施於事斯可以銘諸幽

皇從姪筠州團練使安陸侯墓誌銘

安陸侯宗訥字行敏太宗皇帝之曾孫潞恭憲王元佐之孫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郇國公允成之第二子初除西頭供奉官歴内殿崇班承制改右千牛衛將軍領茂州刺史天子祀明堂推恩遷領筠州團練使至和元年八月癸卯以疾卒享年四十有六天子哀卹贈安州

觀察使追封安陸侯榷厝於薦嚴佛寺嘉祐五年十月
乙酉塟於河南永安縣夫人長樂郡君賈氏子男五人
其二早卒次仲緘右千牛衛將軍二人尚幼未名女八
人長適右侍禁蔚世庸再適右侍禁郭貽簡今亡次適
右班殿直劉起次適陳敦今亡次適王整次適董貽遜
次適張經今亡次適程翼皆右班殿直最幼入太和宫
為道士惟侯學知為詩好義喜施性端謹能修容止進
退有法未嘗少懈銘曰

思無邪容則莊蔚然有儀人所望學而不止久愈彰銘昭厥美示不忘

皇從姪右領軍衛大將軍博平侯墓誌銘

惟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吳懿王之曾孫右屯衛大將軍昌州團練使贈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第三子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右領軍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天水郡開國侯世融字仲源幼好學不驕富貴以清節自勵

尊重師友執經問道無倦色嘗自銘其器物起居飲食視之喜為詩工書亦通浮屠說平居一室蕭然終日無所營欲世咸知其賢初為殿直歴左右侍禁改太子右衛率府率遷右領軍衛將軍天子祀明堂推恩為本衛大將軍當寶元康定間趙元昊叛西邊用兵侯率宗室七人詣闕自言願效用上深嘉奬至和二年七月癸未得疾神色怡然與諸昆弟談論不輟是日卒享年四十贈博州防禦使追封博平侯天子悲思不已為飛白字

六曰世融好學忠孝以褒之夫人金城縣君王氏子男七人五早亡在者二人曰令晏右千牛衛將軍令箴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女二人長適右班殿直王勘次早卒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其所銘曰

富貴不動其心生死不渝其色惟性之安惟學之力孰云不壽永貽厥德

皇從姪康州刺史高密侯墓誌銘

惟高密侯宗師字靖之太宗皇帝之曾孫潤恭靖王元

份之孫濮王允讓之第七子明道元年為右侍禁遷左侍禁改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累遷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左清道率府率兼侍御史騎都尉封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居三歳遷右監門衛將軍兼御史大夫轉勲上騎都尉進爵子加食邑三百户天子祀明堂推恩遷右領軍衛大將軍轉勲輕車都尉進爵伯加食邑三百户天子有事于南郊推恩轉勲上輕車都尉進爵侯加户四百至和元年五月領康州刺史

嘉祐元年十月甲子暴疾薨于家享年二十有九贈密州觀察使追封高密侯惟侯沈静寡言寛仁好學未嘗有過失夫人濮陽郡君吳氏生男一人仲廩太子右内率府副率女三人尚㓜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銘曰

好仁而静敏學而明雖不永年而垂令名卜安于此其固其寧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廣平侯墓誌銘

廣平侯宗沔字上善太宗皇帝之曾孫潤恭靖王元份之孫濮王允讓之第二十子初授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左監門率府率兼監察御史武騎尉遷太子左清道率府率兼侍御史轉勲上騎都尉天子祀明堂推恩遷左監門衛將軍轉勲輕車都尉天子有事于南郊推恩轉上輕車一有都尉二字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明年二月甲辰以疾卒享年二十贈洺州防禦使追封廣平侯權厝于永天佛寺惟侯為人明敏好學

能為文辭娶高氏封仁壽縣君子男二人仲足仲霄皆太子右内率府副率早卒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銘曰

性之明學有方壽不隆永以藏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墓誌銘

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吳懿王德昭之曾孫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子曰右監門衛將軍贈右武衛大將軍世衡字夏卿母曰平原

郡夫人米氏世衡生早孤而平原夫人教之以學性沈敏自為童兒不好弄既長好學問通周易孟子喜為詩暇則學射法而已在諸昆為最幼而尤以孝悌見稱初補殿直改太子右衛副率天子祀明堂推恩拜右監門衛將軍累遷至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柱國天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户嘉祐四年六月丙寅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一娶王氏太原縣君子男二人令展令持皆率府副率早卒女一人尚幼嘉祐五年

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銘曰

學問以為文孝悌以為本其華已榮而實斯殞銘以藏之以貽其韞

皇從孫右屯衛大將軍武當侯墓誌銘

惟武當侯世宣呉懿王德昭之曽孫彰國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韓國公從謫之子母曰太寧郡君慕容氏惟侯生於富貴而不習為驕侈少好學喜購古書奇字遇人畢恭事親孝悌累官至

左題目作右屯衛大將軍嘉祐三年五月己卯以疾卒享年三十有六初娶天水縣君王氏再娶金城縣君張氏子男六人長曰令鐸左千牛衛將軍次曰令進令禱令愔皆太子右内率府副率其二幼未名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以天水縣君祔焉銘曰

孝行之本謙德之躬壽胡不隆閟此幽宫

安陸侯夫人長樂郡君賈氏墓誌銘

夫人姓賈氏曾祖廷瓌累贈左神武大將軍祖官至四

方館使昭州團練使父德滋前左班殿直夫人以遜歸于安陸侯宗訥至和元年五月乙卯以疾卒享年三十有六權厝于薦嚴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祔安陸侯以葬銘曰

配德惟諧卜藏斯吉其固其安于此幽室

雍國太夫人馮氏墓誌銘

雍國太夫人馮氏者皇兄右千牛衛大將軍贈永清軍節度觀察留後臨汝侯惟和之夫人襄州觀察使襄陽

侯從誨寧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宣城公從審之母曾祖暉靜難軍節度使衛王祖繼業定國軍節度使贈中書令父訥西上閤門使馮氏自衛王仍世守西邊有功載國史夫人生將家孝謹柔明動不踰禮以世族選為臨汝侯（諱本有公字）之配居十有二年而臨汝侯卒夫人居喪哀毀真宗嘉其行封譚國夫人以褒寵之夫人益自勵衣服飲食務為儉薄居處嚴潔未嘗下堂雖家人亦罕得見喜誦浮屠書皇祐五年正月癸亥以疾卒享年六

十有七追封雍國太夫人子男二人從誨從審也女五人長適東頭供奉官宗宗顏次早亡次以疾廢為比丘尼次適供備庫使姚宗望次適西頭供奉官宗從政孫男十一人世遠世儀皆大將軍世英世堅世及世開世卿世肱皆衛將軍世褘世總世仍皆太子率府率重孫九人令駔令晃一作冕皆率府率令戈令甲令績一作纘令課令浮令收令僉皆副率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臨汝侯之墓銘曰

世高勲選賢配進國爵褒行懿加大名由子貴壽考隆

銘不墜

東萊侯夫人平原郡夫人米氏墓誌銘

皇從姪故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夫人曰平原郡

夫人米氏贈太子太師承德之曾孫横海軍節度使信

之孫内殿崇班閤門祗候繼豐之女夫人年十七選配

東萊侯累封平陽郡君子男六人長曰世安贈左一作右

驍衛大將軍次曰世融贈博州防禦使追封博平侯次

曰世昌右屯衛大將軍次曰世規右監門衛將軍次曰世猷太子右監門率府率早亡次曰世衡贈左武衛大將軍女三人長適左侍禁劉希正次適内殿承制王說次適右侍禁陳宗誨孫男十二人皆諸衛將軍夫人將家子有賢行東萊之亡諸孤尚幼夫人治家訓子皆有法皇祐元年二月癸酉以病卒享年五十有一追封平原郡夫人權厝于奉先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東萊侯之墓銘曰

門以勲高配以賢求撫孤教善内德以優永揚其懿以
閟諸幽

韓國公夫人太寧郡君慕容氏墓誌銘

夫人姓慕容氏贈太保章之曾孫贈中書令河南郡王
延釗之孫太子率府率德正之女河南王有功於國爲
時名臣夫人以賢女選爲韓國公從謫之配韓公彰化
軍節度使舒公之子事其親以孝而夫人承其夫以順
事其舅姑以禮下其妾媵以仁撫其子無嫡庶以均故

其內外宗姻莫不稱其能封太寧郡君至和元年正月戊寅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六子男十人長曰世豐贈右驍衛大將軍次曰世宣贈均州防禦使次曰世準世雄世本世綱皆諸衛將軍次曰世岳世瓞世庸一作膺皆太子率府副率女三人長適高允懷次適張承訓次適鄭偃皆右侍禁餘皆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舉夫人之喪合葬于韓公之墓銘曰

承夫以順為婦以勤逮下以恩愛子以均以成厥家以

播其芬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李氏墓誌銘

惟右監門衛將軍世堅之配曰李氏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侍中贈中書令隴西郡王繼勳之曾孫崇儀副使守徵之孫東頭供奉官舜舉之女惟李氏世為將家功在國史餘烈遺德是生賢女夫人年十有五以選配世堅惟孝與順以事其親以佐其夫惟禮與義以正其躬以全其節歸于世堅也凡若干年而世堅

卒無子夫人自誓不嫁宗族敦廹其守益堅凡七年當
皇祐五年六月庚辰以疾卒于寢享年二十有三以嘉
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世堅之墓銘曰
婦德之休惟先順柔及其大節有不可奪刻銘幽陰以
永芳烈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金堂縣君錢氏墓誌銘

夫人姓錢氏餘杭人也曾祖吳越忠懿王俶祖衛州防
禦使惟渲父文思副使象輿錢氏自五代以來尊中國

效臣順世稱其忠子孫蕃昌至今不衰夫人生於盛族孝謹勤儉性巧慧喜字書年十有四以選為右監門衛將軍世準之配封金堂縣君嘉祐二年九月庚子以疾卒享年二十有八子男二人令玃令烜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亡女三人皆尚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

生宜其室歿安其藏銘昭其休以永不忘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武昌縣君郭氏墓誌銘并序

夫人姓郭氏曾祖恕右千牛衛將軍祖遵式洛苑使父貽晦一作誨左侍禁夫人聰明孝謹能讀書史善書畫喜浮屠之説以選歸于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覃封武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令辟太子右内率府副率餘皆幼未賜名夫人以嘉祐二年十一月丁未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三權厝于奉先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

行之修學以明德施於内銘告諸冥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東陽縣君鄭氏墓誌銘

夫人姓鄭氏曾祖誠贈定國軍節度使祖崇勲贈左屯衛將軍父從範内殿崇班夫人以選歸于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智封東陽縣君生子男三人長曰令唐太子右内率府副率早卒次未名卒次令祈太子右内率府副率夫人為人孝謹節儉喜誦浮屠書至和元年八月戊戌以疾卒享年十有九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

儉以行其躬孝以事其親以是貽其子孫

右屯衛將軍夫人永安縣君慕容氏墓誌銘

永安縣君慕容氏者皇從孫贈右屯衛大將軍仲謇之配也曾祖隱贈左千牛衛大將軍祖興虢州團練使父守恩左班殿直年十七選為屯衛之配有子二人長曰士潔太子右監門衛率府率早卒次士䨥太子右内率府副率女一人尚幼夫人以嘉祐三年三月丙戌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五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仲謇之

墓銘曰

選以賢配封以夫貴歿而從之永安此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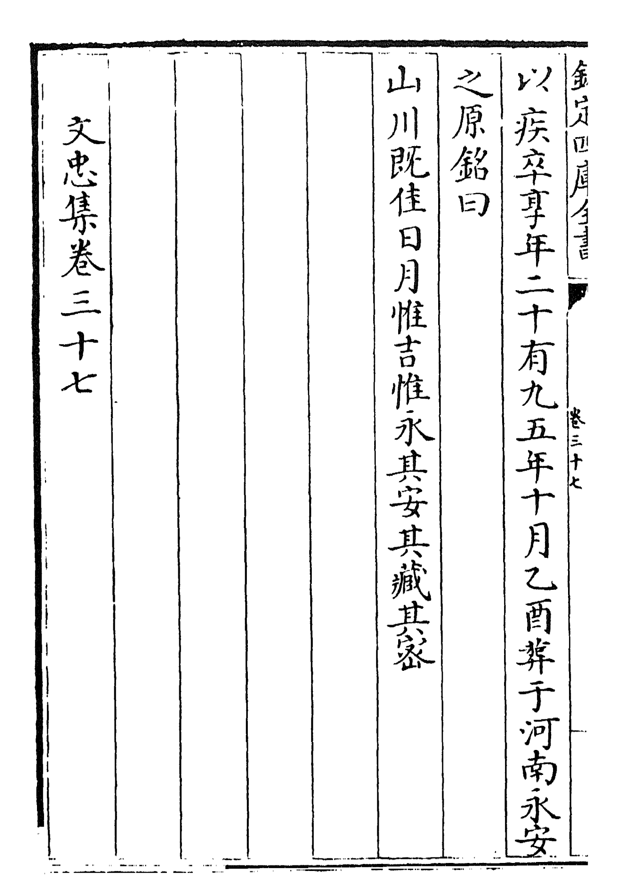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周氏墓誌銘并序

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哲之夫人曰永安縣君周氏曾祖景左領軍衛上將軍累贈尚書令祖瑩天平軍節度使宣徽南院使父普西染院使夫人以慶歷五年選為監門之配勤孝柔仁克有婦道生一男曰太子右内率府率令儇女三人皆幼夫人以嘉祐二年二月庚午

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九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之原銘曰

山川既佳日月惟吉惟永其安其藏其宻

文忠集卷三十七



文忠集卷三十八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三十八

行狀二首

尚書户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行狀

公諱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皇祖以下始著籍於膠東公幼依外舅劉氏能自力為學初作詩已有動人語令

相國李公見之大驚謂公之皇考曰兒有大志宜善視之州舉進士第一以書薦其里人史防而居其次祥符八年真宗皇帝采賈誼置器之說試禮部所奏士讀至公賦有安天下意歎曰此宰相器也凡貢士當賜第者考定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及公召見衣冠偉然進對有法天子謂無能過者亟以第一賜之初拜將仕郎將作監丞通判兗州太守（諸本作原）王臻治政嚴急喜以察盡（一作盡察）為明公務為裁

損濟之以寬獄訟為之不寃逾年通判濰州民有告其氏刻偽税印為姦利者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公歎曰盡利於民民無所逃此所謂法出而姦生者耶是為政者之過也為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濰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為善人由是風化大行天禧二年還京師當召試時大臣有用事者意不悦公居數月不得召久而天子記其姓名趣使召試拜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階再加為宣德郎勲騎都尉主

判三司開拆司賜緋衣銀魚遷右正言階朝奉郎勲上騎都尉今天子即位遷右司諫真宗新弃天下天子諒陰不言丁晉公用事専權欲邀致公許以知制誥公拒不往益堅已而寇莱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己連黜公歸歎曰吾受先帝之知而至於此豈宜為權臣所脅得罪非吾懼也既而晉公敗士嘗為其用者皆恐懼獨公終無所屈未幾同修起居注又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流内銓賜服金紫改三司户部度支

二副使轉勲輕車都尉借給事中奉使契丹天聖八年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會靈宮判官充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賜爵汝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太后修景德寺成詔公為記而宦者羅崇勲主營寺事使人陰謂公曰善為記當得參知政事公故遲之頗久使者數趣終不以進崇勲怒譖之太后遷禮部郎中改龍圖閣直學士出為西京留守是時曾肅簡公方參知一無政事争之太后前卒不能留以親便求改密州遭歲

此字

旱除其公田之租數千石諸本作頃疑頃字訛又請悉除京東民租弛其鹽禁使民得貿海易食以救其飢東人至今賴之皆曰使吾人百萬口活而不飢者蔡公也徙南京留守進爵侯增邑户五百為一千階朝散大夫召還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判吏部流内銓遷給事中勲護軍增邑五百為千五百户莊獻明肅皇太后崩議尊楊太妃為太后垂簾聽政議決召百官賀公曰天子明聖奉太后十餘年今始躬親萬事以慰天下之心豈宜女

后相繼稱制且自古無有固止不追班太妃卒不預政止稱太后于宮中復為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京師有指荊王為飛語者内侍省得三司小吏鞫之連及數百人上聞之大怒詔公窮治迹其所來無端而上督責愈急有司不知所為京師為之恐動公以為繆妄之説起于小人不足窮治且無以慰安荊王危疑之心奏疏論之一夕三上上大悟乃可其奏止笞數人而已中外之情乃安拜樞密副使進爵公增邑五百為二千南海

蠻酋虐其部人部人欵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為叛蠻不可納宜還其部公獨以為蠻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內之荆湖賜以閒田使自營令縱却之必不復還其一無此字部苟散入山谷當為後患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蠻果為亂殺將吏十餘人宜桂以西皆警朝廷頗以為憂景祐元年遷禮部侍郎參知政事二年賜號推忠佐理功臣進階正奉大夫勲柱國郭皇后廢京師富人陳氏女有色選入宫為后公爭之以為不可

自辰至巳辯論不已上意稍悟遂還其家河决横壠改而北流議者以為當塞公曰水性下而河北地卑順其所趨以導之可無澶滑壅潰之患而貝博數州得在河南於國家便但理堤護魏州而已從之澶滑果無患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界上界上驚擾議者欲發大軍以備邊公獨料其必不動後卒無事公在大位臨事不回無所牵畏而恭謹謙退未嘗自伐天下推之為正人搢紳之士倚以為朝廷重三年頻表一有求字解職不許明

年遂罷以戸部侍郎歸班改賜推誠保德功臣勲上柱國久之出知潁州寳元二年四月四日以疾卒于官公在潁州聞西方用兵惻然有憂國心自以待罪外邦不得盡其所懐使其弟稟言西事甚詳公之卒故吏朱寀至潁潁之吏民見寀一有號字泣一有拜字於馬前指公嘗所更歴施為曰此公之迹也其為政有仁恩所至如此平生喜薦士一有所薦二字如楊偕郭勸劉隨龐籍段少連比比為當世名臣公為人神色明秀鬚眉如畫精學博聞寛大

沈默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其莅官行已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謹按贈兵部尚書於今為三品其法當謚敢告有司謹狀

司封員外郎許公行狀

君諱逖字景山世家歙州少仕偽唐為監察御史李氏國除以族北遷獻其文若干篇得召試為汲縣尉冠氏主簿凡主簿二歲縣民七百人詣京師願得君為令遷秘書省校書郎知縣事數上書論北邊事是時趙普為

相四方奏疏不可其意者悉投二甕中甕滿輙出而焚之未嘗有所肯可獨稱君為能曰其言與我多合又一歲徙江華令未行轉運使樊知古薦其材拜太僕寺丞磨勘錢帛粮草監永城和糴知海陵監三歲用監最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監泗州排岸司遷贊善大夫監永興軍榷貨務遷太常丞知昌州州雜蠻蜑喜以攻刼為生少年百餘人私自署為名號常伺夜出掠居人居人惡之莫敢指君至而歎曰夫政民之庇也威不先去

其惡則患亦不能及人君政既行盜皆亡入他境約君
去乃還遷國子博士奉使兩浙江南言茶鹽利害省州
縣之役皆稱旨出知興元府大修山河堰堰水舊溉民
田四萬餘頃世傳漢蕭何所為君行壞堰顧其屬曰鄼
侯方佐漢取天下乃暇為此以溉其農古之聖賢有以
利人無不為也今吾豈宜憚一時之勞而廢古人萬世
之利乃率工徒躬治木石石墜傷其左足君益不懈堰
成歲穀大豐得嘉禾十二莖以獻遷尚書主客員外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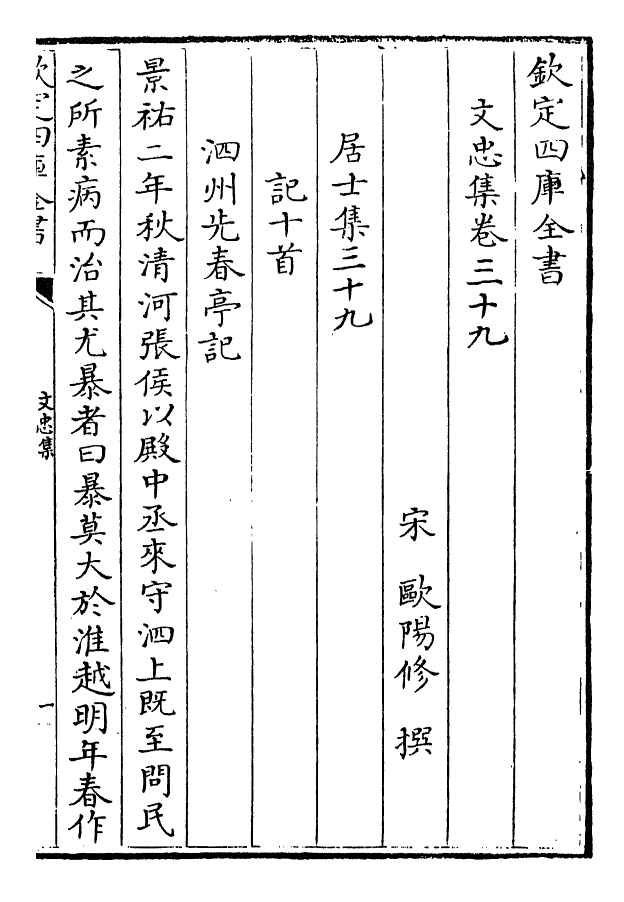
京西轉運使徙荆湖南路荆湖南接谿洞諸蠻歲出為州縣患君曰鳥獸可馴况蠻亦人乎乃召其酋豪諭以禍福諸蠻皆以君言為可信訖三歲不以蠻事聞朝廷君罷來朝真宗面稱其能會有司言荆南久不治真宗拜君度支員外郎知府事荆南鈐轄北路兵馬於荆湖為大府故常用重人至君特選以材用員外郎自君而始明年遷司封員外郎賜金紫徙知揚州州居南方之會世之仕宦於南與其死而無歸者皆寓其家于揚州

故其子弟雜居民間往往倚權貴恃法得贖出入里巷為不法至或破亡其家君捕其甚者笞之曰此非吏法乃吾代汝父兄教也子弟羞媿自悔稍就學問為善人風俗大化歲湍在道得疾卒于高郵君少孤事其母兄以孝謹聞常戒其妻事嫂如姑而未嘗敢先其兄食衣雖敝兄不易衣不敢易初違命侯遣其弟朝京師君之故友全一作金惟岳當從以其家屬託君惟岳果留不返君善撫其家為嫁其女數人李氏國亡君載其家北

歸京師以還惟岳歷官四十年不問家事好學尤喜孫吳兵法初在偽唐數上書言事得校書郎遂遷御史王師圍金陵李氏大將李雄擁兵數萬留上江陰持兩端李氏患之以為非君不能召雄君走上江以語動雄雄即聽命已而李氏以蠟書止雄於溧水君曰此非柵兵之地留之必敗乃戒雄曰兵來慎無動待我一夕吾當入白可與公兵俱入城君去王師挑之雄輒出戰果敗死君至收其餘卒千人而去君少慷慨卒能自立于時

其孝謹聞于其族其信義著于其友其材能稱於其官是皆可書以傳謹狀

文忠集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三十九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三十九

記十首

泗州先春亭記

景祐二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春作

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為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為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州也賔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為勞餞之所曰思召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

歲漕必廪於此於是治常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為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一有暇其勞三字乎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為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為政也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羇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舍寄寓皆三代為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為禦備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于賔客往

來然後思自休焉故曰善為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是役也堤為大故予記其大者詳焉

夷陵縣至喜堂記

峽州治夷陵地濵大江雖一無此字有椒漆紙以通商賈而民俗儉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鱅魚腐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為而至地僻而貧故夷陵為下縣而峽為小州州居無郭郛通衢不能容車

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邦君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竈廩匽井無異位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一作以茅竹故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一無此字瓦屋者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書荆以狄之而詩人亦曰蠻荆豈其陋俗自古然歟景祐二年尚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增城栅辟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教民為瓦屋别竈廩異人畜以變其俗既又命夷陵令劉

光裔治其縣起勑書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縣功畢其有罪來是邦朱公於其有舊且哀其以罪而來為至縣舍擇其廳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為疏潔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堂成又與賓客偕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地處窮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賴朱公而得善地以偷宴安頽然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所以來之意然夷陵之僻陸走荆門襄陽至京師二十有八驛水道大江絶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有九

十里故為吏者多不欲遠來而居者往往不得代至歲滿或自罷去然不知夷陵風俗朴野少盜爭一作少盜事靜而令之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橘柚茶筍四時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繕完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而凡為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既至而後喜也作至喜堂記藏其壁夫令雖卑而有土與民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來者有考焉爾一作使後來有考其歲月云爾

峽州至喜亭記

蜀於五代為僭國以險為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内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絶於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為荆江傾折回直捍怒鬬激束之為湍觸之為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没不見蹤迹故凡一有西字蜀之可以充内府供京師而移用

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為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為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為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為更生尚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為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為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為下州廪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為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

愷悌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修焉

御書閣記

醴陵縣東二十里有宮曰登真其前有山世傳仙人王喬鍊藥於此唐開元間神仙道家之說興天子為書六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山異迹而尤好書法聞登真有開元時所賜字甚奇乃取至京

師閱焉已而還之又賜御書飛白字使藏焉其後登真大火獨飛白書存康定元年道士彭知一探其私笈（一作篋）以市工材悉復宮之舊建樓若干尺以藏賜書予之故人處士任君為予言其事來乞文以志凡十餘請而不懈予所領職方悉掌天下圖書考圖驗之醴陵老佛之居凡八十而所謂登真者其說皆然乃為之記夫老與佛之學皆行於世久矣為其徒者常相訾病若不相容於世二家之說皆見斥於吾儒宜其合勢并力以為

拒守而乃反自相攻惟恐不能相弱者何哉豈其死生性命所持之說相盭而然邪故其代為興衰各繫於時之好惡雖善辯者不能合二說而一之至其好大宮室以矜世人則其為事同焉然而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趨者常衆而熾老氏獨好言清淨遠去靈仙飛化之術其事冥深不可質究則其為(一無此字)常以淡泊無為為務故凡佛氏之動搖興作為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不能獨興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

於其徒者哉知一是已慶歷二年八月八日廬陵歐陽修記

畫舫齋記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為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奥則穴其上以為明其虚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為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崷崒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

簷之外又似泛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為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為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絶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羇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二字亦作或）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

歎以為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於朝以來是州一無此二字飽廩食而安署居追一作遐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檝之危蛟鼉一有白黿二字之出没波濤之洶欻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耶然予聞古之人有避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一無此二字桃席之上一日而一無此字千里則舟之行豈

不樂哉一作誠可樂也顧予誠有所未暇而此八字一作今舟之制尤多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一無此字置于壁壬午十二月十二日書

王彥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為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于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

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一作用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汙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

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畧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録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為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

之是時梁兵盡屬叚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

一無此字

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為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為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為非拘牽常筭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一有尤字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

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為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二字一作否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一有焉字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

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一有則字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為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為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為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為夫子之尊由

此為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為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為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畧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畧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賔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贍

仰見者怠焉因以為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一無此四字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一作尊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為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一有之字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為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為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一作后考制度一作圖記為俎

豆籩篚鐏爵簠簋凡若干一作凡百餘事以與其邑人行事一本大宋之興至謂之不急一段載于此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朞月稱治又能載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諰諰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吉州學記

慶歷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

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

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雄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一無此字濫官於朝一有廷字

進不能贊揚一作明字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一無此字風俗純美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殆一作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

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者老席于衆賔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于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

城西一作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一無此字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於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一作按其小水考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間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

分裂豪傑並起而爭一有而字所在一有自字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一作覆被休養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一無此字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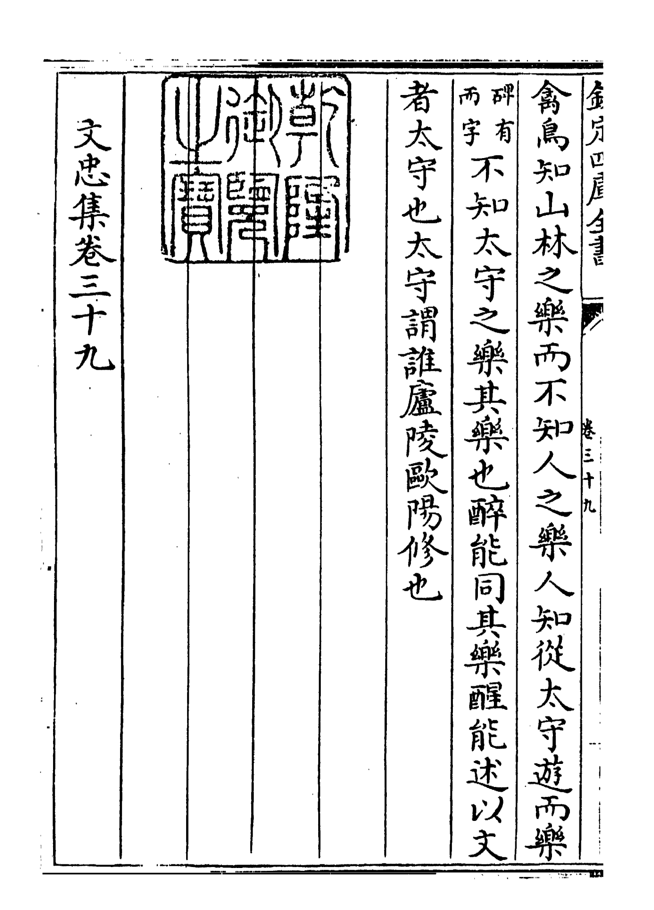
幽芳而蔭喬木風霜氷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一作美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之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慶歷丙戌六月日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歐陽修記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

者琅邪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一無此字）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輙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瞑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一作洞 一作落）而石出者山間

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于負者歌於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絶者滁人遊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洌（一作泉洌而酒香）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衆賓懽也蒼顔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



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碑有而字）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文忠集卷三十九